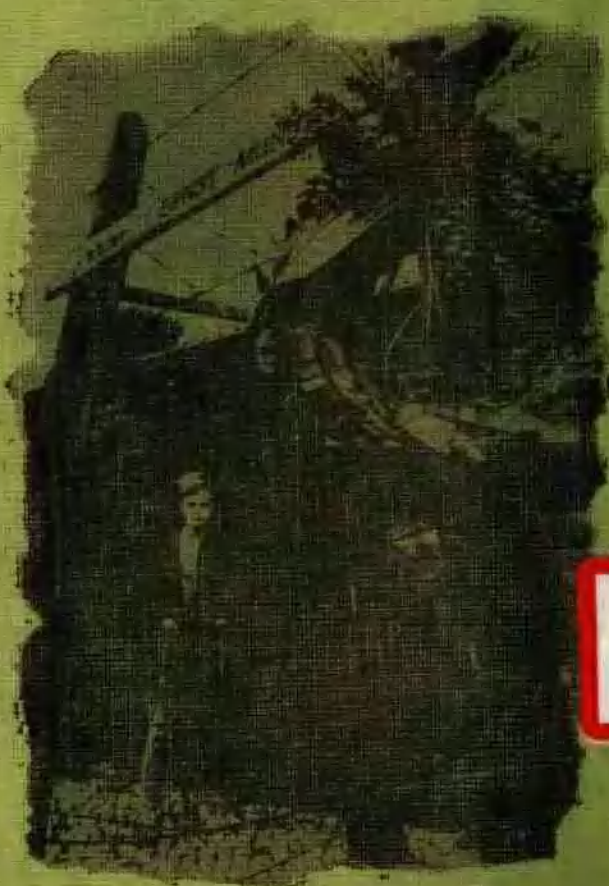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現代蘇俄文學論

侯立朝著



楓城叢書之二十三

現代蘇俄文學論

作者	侯立朝
發行者	廖文遠
出版者	楓城出版社
總經銷	楓城圖書供應社
	新竹市文昌街73號
	劃撥帳號：104063 廖文遠戶
	電話：(035)222186
	臺北聯絡處 電話：7018108
印刷者	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
	臺北市貴陽街二號232巷4號
	電話：三三一九一七二
定價	55 元
初版	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
	局版臺業字第1322號

發現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有版權，不准翻印

極城
叢書之二十三

現代蘇俄文學論

侯立朝著

代序

目前人權運動之所以能成爲全世界人類注目的焦點，形成怒潮澎湃的新人文主義之流，俄羅斯文學自由的靈魂是一股最大的激動力量。它以真實的生命爭取自由，它以死亡的代價爭取人權，它以悲愴的吶喊喚醒人類已經沉睡很久的良心，而且不斷地複誦着巴與娜麗亞的那句話：與其跪着活，不如站着死。

七十年代爭取人權自由的運動，首先爆發於莫斯科，沙卡洛夫，索忍尼辛，艾瑪里克，布可夫斯基，金斯堡……這些自由的名字，是與

普希金，果戈里，屠格涅夫，杜思妥也夫斯基，巴斯特納克，辛雅夫斯基的名字連在一起的，都是「自由頌」列車上的司機，要把俄羅斯人民送到自由的世界，他們既反對沙俄的專制，又反抗共俄的專政。本書作者侯立朝先生就是在這一股新人文主義運動初現之時，寫下了這本書，他擁抱「自由頌」，等於擁抱「風雅頌」。本書初版早在三年前銷售一空，現交由本社再版，並增加了一篇「經濟史觀文藝論的幻滅」，指出「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」之欺罔性被它自身發展的辯證法所否定。文學的自由性，是人權自由性的武器，俄羅斯的文學家會使用，中國大陸的文學家也必會使用。全中國人的自由，是全人類自由的條件，我們會努力爭取它。

編者



承先啓後的「齊瓦哥醫生」
作者巴斯特納克



最近受到警告的青年詩人葉
夫杜申科



棺拾克納特斯巴爲爾尼丹與基斯夫雅辛



（右）基斯夫可布見接爾代孟統總副美



面露開公美在次首人家借辛尼忍索



的食絕而由自爭人戰局
夫洛卡沙家學理物



散馳車水用察警俄蘇被
們家畫展畫的



男星亞諾夫夫婦

被蘇俄放逐之巴普舞



娃洛萊沙星紅女位兩俄蘇
托演主雅格司倩爾貝及(左)
「娜尼列卡・娜安」著名泰斯爾



世論討，辛尼必索的中亡流兒曾摩爾哥德在翰理寫家道布國美
。向趨教宗的界

目次

- 1、文學傳統•9
- 2、文學靈魂的負擔•33
- 3、現代蘇俄文學的風潮•39
- 4、從「一九一四年八月」到「古拉格羣島」•153
- 5、經濟史觀文學論的幻滅•197
- 附錄一、巴斯特納克詩九首•221
- 附錄二、辛雅夫斯基「柳比廢府」•251
- 附錄三、索忍尼辛「爲人類而藝術」•265

1 文學傳統

一、基本認識

由蘇俄高級知識份子沙卡洛夫、索忍尼辛等領導的爭取人權的運動，在七十年代之初，即開放出自由的光芒。我們看這件事，不能單純地用政治眼光去透視它，而是要以文化的與文學的眼光來透視它。文學的蘇俄與政治的蘇俄，一開始就不一樣：文學的蘇俄，要求的是無限的自由；政治的蘇俄，要求的是無限的權威。可以這樣說：文學的蘇俄是自由主義，政治的蘇俄是權威主義。文學的蘇俄是人民性的，政治的蘇俄是統治性的；文學代表被壓迫階級，政治代表統治階級；不論是過去的帝俄時代，還是現在的共俄時代，文學與政治的兩極性水火性，始終貫穿着俄羅斯文明化後的歷史。這只要一讀帝俄時代三大小說作家——杜思

妥也夫斯基、屠格涅夫、托爾斯泰的作品，就可以理解的；共俄時代，即「十月革命」之後，只要一讀杜金采夫的「不僅僅爲了麵包」、巴斯特納克的「齊瓦哥醫生」、索忍尼辛的「癌症病房」，這三大作家的作品，就可以理解的。共俄時代的三大小說作家，在形式上實在已經超過了帝俄時代那三大作家，其文學的靈魂又是一貫的，即「人民性」（自由性）的執着，虔誠性與嚴肅性猶如宗教，任何現實的力量，都不能動搖它。

二、文學傳統

我們知道，蘇俄文學靈魂的顯現，是十九世紀的事，從普希金開始歌唱自由，到索忍尼辛的人權運動，它只要體現一個東西——自由。這種自由的要求，得力於文化上的三大原素：

第一個原素是：本土脫兔自由的精神。

第二個原素是：四福音希臘部份的精神。

第三個原素是：近代西歐的啓蒙思想。

本土脫兔自由的精神

先說第一個原素：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的混合體，以斯拉夫族爲代表，本爲農牧民族，史賓格勒稱它爲「居室民族」，其本土的靈魂，是農牧的靈魂，要求有脫兔式的自由。他們有自己的神話，可能與北歐神話 Edda 有聯繫，我們未能讀到它。他們也有敘事詩，即「伊戈爾遠征記」，我們也未得觀全文，只記得有：「加利支的雅羅斯拉夫、奧斯莫爾斯呀！你高高地坐在你的寶座上。你以你的鐵旅支持了匈牙利的山嶺，你擋住（匈牙利）國王的路，你關住了通多瑙河之門。……到處都在怕你，你會打開到基輔之門。」又頌贊佛拉基米爾大公說：「夫塞伏洛德大公呀！用你的船上的槳，你可把伏爾加河的水洒光；用你武士的盔，你可把頓河淘乾。」這故事是十世紀的事。由於這個民族遊蕩性及屢遭仆跌，它的靈魂如野兔，一面是自由，一面是恐懼，又希望有一個安全的窩不受干擾。下面一首民歌（引自「齊瓦哥醫生」一書）正能表現出來：

猶如一隻野兔奔波於曠野，
奔波於曠野，奔跑於雪地。

垂耳的野兔跑過一株鹿梨樹，
跑過一株鹿梨樹，對它訴苦。

牠說，我不是有一顆怯弱的心，
一顆怯弱的心，非常軟弱，非常軟弱？

牠說，我駭害野獸的足跡，
野獸的足跡，還有餓狼的空肚。

可憐我吧，哦鹿梨樹：哦美麗的鹿梨樹！

別拿你的美給奸詐的敵人，
奸詐的敵人，奸詐的大烏。

拿你紅紅的菓子迎風散佈，
迎風散佈，撒在曠野，撒遍雪地。

拋擲它們，讓它們滾到我的故土，
滾到一條街的盡頭，最後一家屋宇，

最後一家屋宇，最後的窗戶；
她在裏面緊緊把自個兒關住，

我鍾愛的，朝朝暮暮思念的新婦。

請把暖言溫語，

向我的新婦，我的怨婦低訴。

我，一名大兵，早疲於身作楚囚

可憐我羈留異地，思鄉，不由自主。

我要掙脫長期的痛楚，

我要奔向我的紅梨菓，我的新婦。

所以，俄羅斯文學靈魂的思鄉病——同歸本土，不論是「西化派」還是「本土派」在文學表現的底層是一致的，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，因限於篇幅，不容許我這樣做。

四福音希臘部份的精神

次說第二個原素：十世紀時，俄羅斯仍信奉自然神教，花、鳥、石、樹皆視為神奇的力量崇拜之。到佛拉基米爾時代，即基輔羅斯的時代，接受了東正教的洗禮，伊戈爾的寡婦受了洗，佛拉基米爾也受了洗，並強迫他的部下接受洗禮。基輔大公與希臘公主安娜結婚，自

然神像都燒了，把佩朗偶像拋入德聶伯河，從此時起，斯拉夫才有文字。直到後來啓蒙時期，它印出第一本書是「使徒行傳」。

基督教教義中，實在包含有三個東西：一個是猶太的舊約精神，一個是耶穌福音精神，一個是希臘的人文精神。東正教在制度形式上與政治結合，故着重儀式與律法誠命的執着，即偏重於舊約精神。此後在俄羅斯知識份子階層，特別是經過西歐啓蒙運動衝擊之後的知識份子，則着重於新約精神及希臘的人文精神。依第一個原素爲基點來說，福音與希臘的人文精神，是比較與俄羅斯的本土精神相接近，這就使制度宗教的舊約誠命精神與人性自由的新約精神相衝突，從而表現爲上下階層關係的衝突，文學始終站在下層發言。

巴斯特納克說得好，他在「齊瓦哥醫生」一書中，有一段議論，正好作爲證明。他說：「我願意說，人是由兩個部份構成，那是上帝的工作。在人類精神發展的過程中，各個階段是由多少代長期而緩慢之工作成績劃分的。埃及是這樣的一個成績。希臘是另一個。舊約中先知的神學是第三個。最後一個，尚未被別的成績所代替，並仍然由受其激勵之人在工作的一個，就是基督教。舊約是舊的，福音書是新的。在第一個奇蹟中，你有一個民衆領袖，教祖摩西，用魔手分開，讓海把整個族人——數不盡的人——穿過，當最後一個人走過時，海水又會合攏來，淹溺追趕的人馬。這整幅圖畫是遠古的——服從魔術師，像羅馬大軍似的擁

擠的人羣浩浩蕩蕩地前進，一個種族一個領袖，一切可見可聞的，壓倒一切。在第二個奇蹟中，你有一個女子——一個天天見到的在遠古不會受注意的人物——靜悄悄地生下一個孩子，帶來生命的奇蹟，帶來如日後所稱的『無所不在的生命』。她生孩子不是由於自然育化，而是基於一個奇蹟，一個靈感。並且，從此以後，生活的基礎就是那個靈感。福音書努力製造的生活基礎，以獨特對普遍，以假日對週日，並且排斥了一切強迫。世界有些事變了。羅馬在結束。以衆壓寡的統治在結束。用武力強加在人身上的，作爲一個民族，一個國家活在一起的生活被廢棄了。領袖與國家交給過去了。代之而與的是個性和自由的教義。個別人的生活變成上帝的生活史，而其內容則沛然充塞於宇宙。……如果所有這些有關領袖與人民的華美的宣傳辭令有回轉歷史的力量，這將把我們送回幾千年前舊約上的牧羊部落和族長時代。不過，幸好這是不可能的。」（見「齊瓦哥醫生」第十三章）。巴斯特納克已經講得太好了，不必要我畫蛇添足。

近代西歐的啓蒙思想

再說第三個原素：是從十八世紀初開始的，先有大彼得到荷蘭學船工；到十八世紀末，又有凱薩琳二世學法國的啓蒙；俄羅斯開始「歐化」即西化運動。特別是凱薩琳二世，這位